

培正群英譜(其一):

梁宗岱豪氣干雲



1957 輝社 何子樂

[校歌有言：培正群才備請纓。想百多年來受紅藍精神啓迪而成俊傑的不少，只是未有廣泛傳頌而已。相信會跟本人一樣，許多同學們會對此耿耿於懷。下面幾百字的小傳，聊為引玉之磚。]

如果沒有十分自信，就不敢說包括學問、教學、翻譯……等多達七十種的“老子天下第一”了。這可能被看為狂妄輕忽的人，是在廿世紀上半葉中國文藝界佔一席位的梁宗岱（1903—1983）。梁氏為廣東新會人，傳記常把他列為現代詩人、翻譯家、文學評論家。1917年起就讀廣州培正中學，其間主編校刊和學生週報。十六歲時獲得“南國詩人”稱號。1923年被保送入嶺南大學文科，但次年即往歐洲留學。他在法國與大文豪羅曼·羅蘭，印象派詩人瓦雷裡結交。回國後執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抗日戰爭時期出任復旦大學外文系主任，50年代則在中山大學任教。後來外文系併入廣州外國語學院，他繼續留任。生平著作有詩集《晚禱》，詞集《蘆笛風》，文論《詩與真》等。他又翻譯了《浮士德》（可惜只完成上卷），《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後者被余光中譽為「最佳翻譯」。

梁氏個性落拓不羈，受法國浪漫氣息影響不無關係。例如他為了擺脫祖母安排的婚姻，與胡適在北平法院辯駁，輿論沸騰。後來他在廣西百色偶觀粵劇，對花旦甘少蘇一見傾心，不惜和作家妻子沈櫻離異。他輕視權貴，數度拒絕蔣介石邀為智囊團成員。1944年在重慶時，蔣氏派遣梁之留歐同學徐道麟攜親筆函往召，他心生一計，說肚餓難當，要先吃午飯，然後不斷喝酒裝醉以逃避。

梁宗岱以好辯著稱。他在柏林聽到徐志摩創辦《詩刊》，立刻寄去一封似乎反對的信。理由是詩多誤事，提起二人在巴黎盧森堡公園會面，即論詩三天三夜，錯過了遊覽時機。他又與朱光潛關係密切，但無論在歐洲或北平，每次見面都吵架。巴金在散文《繁星》描述與梁氏在日本交往，論事觀點不同頻頻擡槓，然而友情依舊。羅念生回憶與梁在1935年談詩的節奏問題，引起衝突而大打出手。又有一復旦大學學生懷舊文章說到，梁與一中文系教授從學術爭論而互相扭打，自休息室到了戶外水坑結束，最後搖頭大笑。

梁氏天才橫溢，優越感自然而生。他的精英教育觀念，和遇到的庸才差距使他的心理失去平衡。他認為當時的大學生，十之八九不夠水準。在1958年他受嚴厲批判，背上反動之名與此攸關。凡是天才莫能逃過那種苦惱的宿命吧。

1964 協社林國雄來函

雷禮和會長

您好，我在今年先後給您二封信是關於想在西班牙組織一個培正同學會之事，但也過了半年未見有任何回覆訊息，再經深思，事實在西班牙相信也只有我一個培正學生，有充配邊疆之境，組織一個培正同學會一切成空。

在今年聖誕後我會前去法國，找郭若蘊會長或英國吳仁灼會長（但怕他是博士，門梯高難講話。）但培正馬騮頭，順其自然，門口高底也同樣，我在美國時曾入白宮與克林頓飲咖啡，在西班牙時也曾到皇室食過一頓飯，也見過很多大場面。

今次又想麻煩你代我查看，在1960年代在初中教英文的老師林悅天（不是林天悅），他太太也是教初中姓廖的，可能他為了人事問題只教了不到一年便離校。他是我的遠房親戚，至今過三十年不知下落，在未死之希望能夠聯絡，請問您能否查到他的下落及通知。

第二件事，在同學通訊中見你悼念甄國基的文章很感動，我與他是同班，之後與馮德成（ANTHONY FUNG），是大同酒家太子，在70年代由他介紹要做霍英東及副理陳慕華在美之生意。但後來我沒有接上，令他失面子，也彼此誤會，有一點不開心，至今很難過。請問你也能否查到他現今在港地址，以便我向他道歉，謝謝幫忙。

祝 一帆風順

林國雄

2012年11月20日



前右二：馮德成（穿藍色衣）、後：甄國基、後右一：林國雄